

陝西橫山縣志  
四卷



民國十六年

陝西橫山縣志

年友



橫山縣志卷四

藝文志一

詔

擊匈奴詔

漢文帝

漢與單于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單于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教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

備朔方詔

唐册府

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於羣主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

橫山縣志

卷四

榆林東順齋石印

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武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恭默元淡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以來屢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畧誅誥姦宄摧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內底定此皆皇天佑我烈祖羣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勲於國家保萬姓於區夏豈朕寡薄能及此邪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嘗棄細過庶宏大體獲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襲兼約遊騎不許擒生即或誤執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柔夷撫綏之恩寧殊遠邇故布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禮以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厭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



入我邠邠驅人之馬牛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魏貽我詐每一興念悼於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鄰有負於恩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捍禦且宏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疏求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倘更侵畧必示威刑宜令于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衆嚴會徇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沂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戎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於朝那過當路之塞忠誠以盧龍柳城洎在北平漢東諸鎮江黃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於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別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東淄清河陽幽冀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昭義永平總六師衆大

橫山縣志

卷四

二

林榆東順齋石印

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侯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然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致諸部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爾守無贖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答令能嵬名濟等詔 元符二年

宋哲宗

爾以凶黨造謀數千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詔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德爾無爽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仍舊

告即位表

宋西夏主

李元昊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邊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

而歸沿邊七州悉券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塞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  
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從文  
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  
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  
違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  
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  
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  
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護遣努涉俄疾備  
斯悶卧普令濟菟崖孀奉表以聞

賀正表

西夏主 李乾順

斗柄建寅正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惟先一人履慶

橫山縣志

卷四

三

榆林東順齋石印

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突與務行  
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仰治受鳳闕屈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  
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社克呈獻歲之心謹遣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  
德郎李膺等賞表詣闕以聞

疏

奏處染干疏

隋右驍衛將軍秦州總管 長孫晟

染干部落歸者既眾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畧往來不得寧居請移五原以  
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今處其內任情放牧  
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并從之

言邊事疏

宋工部尚書 宋 琪

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嘗令蕃落將和斷公事

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  
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畧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  
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鬥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  
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至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  
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  
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  
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  
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方  
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  
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為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  
官軍三十五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谿谷相接而復隘阻不得成列

橫山縣志

卷四

四

榆林東順齋石印

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二三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  
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  
奐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奐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  
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遣命班師而  
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就  
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盡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  
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  
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連鬥以選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  
眾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  
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  
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彼為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

路自通達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道踏白當如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語所謂磨鍊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奏議陝西攻策

宋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鬥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

橫山縣志

卷四

五

榆林東順齋石印

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勿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眾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廊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俟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廊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圍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

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菴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苟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宋范仲淹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

橫山縣志

卷四

六

榆林東順齋石印

順不順顯是契丹虛構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於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事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論西事劄子

宋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



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領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之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係難制之敵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

橫山縣志

卷四

七

東順齋石印

之稅賦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請擊夏秉常疏

宋勝元發

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論兵事疏

宋武寧節度使

夏竦

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並沒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欲發兵繇麟府廊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延召王超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

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超及延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弊相繼引還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拔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綬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窺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倘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橫山縣志

卷四

八

榆東順齋石印

攻守疏

鄜延副總管 劉平

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家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從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并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漸窺邊障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喃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

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分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暮月而人心自定乃遣使喻諭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未報

整飭邊備疏

明王 復兵部尚書

延綏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等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

橫山縣志

卷四

九

榆林東順齋石印

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鷄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輓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由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廣其規制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矣

因事據愚亟圖整飭疏

明巡撫延 王 倫  
綏都御史

榆林鎮城成化年間自綏德州移設榆林先任巡撫余子俊長慮却顧規宏圖

逐可謂詳且密矣彼時套中生齒未繁故備冬防秋隄備有期主客兵馬調遣不煩自宏治年間火篩盤踞套內跳梁憑陵榆林遂爾多事即今防備難以盡泥常格况事體隳於因循人心玩於積習若不及今亟反其勢而整飭之日復一日愈難措置臣以菲劣待罪巡撫憂心如焚不敢苟安謹條為六事為皇上陳之

鎮守總兵官之敕諭者所以震軋諸將調度各營也臣恭親延綏總兵官李輔敕諭未見開有節制副叅遊守等將字樣將何以杜驕抗之漸此敕諭之宜申明者一

西路叅將正統年間駐劄舊安邊營成化年間暫移新安邊原非奉有欽依今舊安邊之地勢切近大邊東連寧塞西接磚井比之昔年孤懸者勢有不同合無將叅將仍移舊安邊以便調度此將領之駐劄者一

東路叅將與高家堡守備兼管大柏油堡西路叅將與清平堡守備兼管龍州城定邊守備與領班都司兼管班軍平居無事十年九牧一時有警彼推此避非法之善也及查大柏油堡去東路叅將駐劄神木地方龍州城距清平守備駐劄地方各止四十里策應頗便昔年定邊未設領班都司班軍隸屬守備今既設有領班都司而守備豈得兼隸今議將大柏油堡專屬東路叅將龍州城專屬清平堡守備班軍專聽領班都司管轄責成既專庶事有統此專官之責成者一

西路鎮靖堡地方廣濶兵馬衆多把總名位太輕難以制馭合無將鎮靖把總改設守備一員東連龍州西接靖邊俱聽提調清平守備改移威武堡駐劄提調清平懷遠二堡夫各堡既有守備不必仍聽西路叅將遙制合無將寧塞起至鹽場一十二堡專屬西路叅將管轄靖邊龍州鎮靖三堡聽鎮靖

守備管轄清平威武懷遠三堡聽威武堡守備管轄官不加增而防禦亦不誤此堡官之改設者一

延綏鎮城先年開設綏德州今之榆林為出哨水頭也先任巡撫余子俊改駐榆林真為遠慮彼時敵未入套防冬為急因設安邊所於西路隸慶陽衛鎮羌所於東路隸榆林衛以俟漸次填實臣查得安邊鎮羌各所一帶流寓之人希圖開墾荒田逃避民差兩相影避今議將安邊鎮羌二所附近流寓之人願應軍者聽其應軍每軍一名許種地一頃永不起科各隨地編附各所其不願應軍者各將地查明還官召軍開墾則操備防守利有兩全此軍伍之填實者一

先年投降男子解送兵部審實安置兩廣近年榆林鎮城遇有走回人口失迷鄉貫不願歸籍及西番各種被搶投降者不知起自何年俱收通事食糧

一失其心遂而奔軼朝出此城暮入彼帳我之虛實險易無不周知臣以為除原係本鎮本省人役或聽召聽或收通事無容別議其別省失迷鄉貫者聽臣審明咨解山東巡撫衙門查沿海衛分撥給空地月糧米石勿令失所此投降之處置者一如果芻蕘可採伏乞敕部議覆

量復城堡官員疏

明延綏巡撫 王 遵

臣撫屬延慶二府逼近河套為秦晉門戶成化年間該先撫臣余子俊開設城堡三十六處并築邊牆一道沿至近年沙壅水決鮮有完壁而吉能等復占據河套可不預為之防乎臣訪得本鎮先年俱特設脩築城堡官員後因脩築事完裁革雖歲月無從考証然故老往往稱述至嘉靖三十二年該都御史張珩援例題復前項脩築城堡官員設叅政一員於慶陽駐劄叅議一員於綏德駐劄專一脩築兩府四衛城堡此則見於今日文案俱存非徒稱述而已一時邊

堡多著成績後至嘉靖三十六年隨將叅政叅議裁草原管脩築事務責成守  
巡河西道榆林靖邊道帶管各官俱有本等職業不能兼理而守巡河西道又  
非臣所專屬以故節次題設即臣所目覩者如榆林鎮城及綏德米脂義合開  
荒碎金魚河歸德常樂雙山響水等堡大概城皆及肩之墻墩皆盈尺之土萬  
萬不能防禦以臣之愚再三計之合無止設府同知一員定擬專管脩築城堡  
事務延安府帶銜榆林鎮駐劄先儘沿邊三十六城堡次及近邊葭州神木米  
脂府谷安定保安塞清澗等縣次及民間堡寨窰窰逐一相度漸為脩理聽  
臣總視督考於中不許別衙門差占庶事有專責人無冗費矣

保寧移駐叅將疏

延綏巡撫 涂宗濟

設堡扼險固守國第一義因地置將尤禦備之先著二者緩急具宜因時制變  
誠有難於膠柱者保寧密邇鎮地距紅山市口僅三十里先年原設叅將彈壓

橫山縣志

卷四

十二

榆林東順齋石印

誠重之也波羅介在延西響水懷遠之間先年原設守備已足禦防萬歷二十  
七年前撫臣王見賓因邊情孔亟議以波羅守備改設叅將至二十九年  
前撫臣孫維城查波羅將官分屬止二堡邊段六十里不足一將統領故裁叅將仍  
復守備無何前撫臣鄭汝璧因查各路兵馬保寧叅將兵止六百波羅守備有  
軍千餘遂議保寧叅將移置波羅波羅守備移置保寧蓋彼時中路未有本擺  
之警故議設守備亦足以守今臣到鎮以來西路火節勾眾鴟張中路本擺乘  
機逐突十日之內三次擾邊該堡守備兵寡權輕未足備禦臣以便宜暫調署  
事遊擊于翔儀駐守保寧守備麻昆駐守波羅幸保無事波羅雖為要衝外隔  
無定一河戎馬勢難徒涉今以波羅叅將仍復保寧則有警先可迎敵足待鎮  
兵之援而保寧守備仍復波羅則據河扼險亦足自立守備兵馬悉如舊額多  
餘之兵撥歸叅將為數雖不甚多蓋糧餉不足難以議增然比前守備之寡弱

則有間矣請將波羅恭將移復保寧照舊分轄保寧波羅響水魚河歸德常樂鎮川七堡其保寧守備仍復波羅原額堡軍六百六十一名馬騾三百五十頭應改敕書照例請發書

答趙元昊書

宋范仲淹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莫死各終天年使藩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帛賻之

橫山縣志

卷四

十三

東順齋石印

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搢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羣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首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一而陳之

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於中朝天子倖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俱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歆擬契丹之稱究其勢體昭然不同徒使瘡痍病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

政明宗為顯宗  
避德明名也

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

### 橫山縣志

卷四

十四

東順齋石印

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於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毒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靜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震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疆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宗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鬥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



樊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鄰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思威已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將帥而下人知紀律莫不各思効命爭議進兵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有律曰生降者賞死降者斬獲精疆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風夜於懷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賢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連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金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朝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馳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不然生民之患何時而

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移劉昌祚書

元豐五年

西南都統夏  
鬼名濟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忠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譖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非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挽之謀皆嘗用之矣如徽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况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各乘間伺便角力競鬥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

橫山縣志

卷四

十六

榆東順齋石印

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倖功上聽致惑祖宗之盟既沮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史隋室之變生於揚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謹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答劉敬父論無定河沙書

清延安城堡同知

譚吉璉字石舟錢塘人

來教云朱子楚辭注引沈括筆談言在延安渡無定河其沙急流人馬如行幕上多陷沒之患為流沙千里之注似矣及攷諸書禮注流沙者不然則無定河之沙非弱水之流沙也明甚頃從波羅轉餉歸涉滉忽河滉忽者即無定河之上流也得李將軍先以人馬往來於河中數巡而後敢渡猶必躡踵而行稍失足即墮陷矣居人名之為潰沙唐輿地廣記注云無定河即圓水也後人因潰

沙急流深淺不定故更今名較為詳實每讀宋史見王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士馬多陷沒竊謂中正奄人躁妄冒進以取潰敗亦猶足下所云朱子之注者然而今歷其地乃知沙在水中而非地也益見沈括之有據矣其非古所云千聞不如一見者乎若北史刁雖表中稱薄骨律鎮道多深沙輕車載穀二十石必至陷滯則今之榆林城外及清平堡一路皆是而盡名之為流沙也可乎注書固難而作史也亦不易自今以往益不敢妄下筆矣雖然即歷其地而不博訊土人猶不知也使僕非李將軍為之鄉導則不幾又蹈奄人之轍耶易屯之二曰即鹿無虞往吝窮也需之傳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余方在屯之時而需之以養庶其險在前而不陷矣乎辱在同志故敢以所見者進惟再教之

答懷遠李將軍

譚吉璉

橫山縣志

卷四

十七

榆林東順齋石印

李鎮鼎字咸原涼州人康熙三年武進士授懷遠守備

使臨枉教愧荷交至向聞懷遠產磨茹大佳故聊以相詢備志書蔬菘之一非為口腹也不意久已絕種而足下誤聽反從他處購以見餉豈旌節初臨欲以還珠故事相矜異耶大抵地方生一物即多一累每見秦中有漢唐碑文新出土者惟恐當道聞之輒見錐鑿殊可惜今此物不生是亦地方之福耳

與懷遠令何保如書

李熙齡

承繪懷遠水道圖甚為明晰但以無定河為懷境北條水固水為懷境南條水又以無定河不得為奢延水細考之俱未確蓋固水源出白兒城入塞內烏龍口固在懷境西北而無定河源出龍州堡南流出長城亦在懷境西北所謂異源也至三岔河合流所謂同流也未合時名不可混合流後俱可互稱并可為奢延水茲分詳本條水注外附考案一條統希垂鑒

答榆林李太守書

何丙勳

承示懷遠園陰書院原名失于攷據已遵諭改名巖綠無定河峇延園水厯來各志俱誤謹閱擲下攷辦渙然冰釋仰瞻斧藻曷勝欽佩

回劉錡等檄

西夏主李仁孝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犯四川吳璘檄西夏合兵討之

西夏國檄告大宋元帥劉侯侍衛招討成侯招討吳侯十二月二日承將命傳檄書一道竊以恩宣大國濫及小邦遠邇交歡中外咸慶孤聞驕戎不道殘賊輒興妄稱好以和親敢叛盟而先信逆禹迹山川之廣覆堯天日月之光將士銜冤神人共憤妄自尊大者三十餘載怙其篡奪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為於春秋之所共貶恣行暴虐惟務貪殘當中興恢復之期乃上帝悔過之日

橫山縣志

卷四

十八

榆林東順齋石印

九重巡幸昔聞大王之居邠大駕親征今見漢文之駐渭其誰與敵將為不戰而屈人莫我敢當可謂因時而後動其或恣睢猖獗抗衡王師鎮洗滌於妖氣庶蕩除於巢穴勿令穢孽重更跳梁雖螻蟻之何殊亦寇讐之可殺廟堂禦侮有首係於長纓帷幄談兵復薄伐於武服如孤者雖處要荒久蒙德澤在李唐則曾賜姓至我宋又復稱臣頃因巨猾之憑陵遂阻輸誠而納款玉關路隔久無撫慰之來蔥嶺山長不得貢琛而去懷歸彌篤積有歲年幸逢撥亂反正之秋乃是斬將搴旗之際顧惟雄賊來寇吾疆如長驅急騎以爭先終殺死扶傷而不暇使彼望風而邈敗衄而歸豈知敢犯於皇威遽辱率兵而大舉期君如管仲則國人無封豕之憂待予若衛公使邊境有長城之倚神明贊助草木知名功勳不減於太公威望可同於尚父力圖翦滅無使蔓滋觀彼風聲鶴唳之音當見棄甲曳兵而走孤敢不榮觀天討練習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東南

天子之氣八荒朝賀願同周八百國之侯王四海肅清再建漢四百年之社稷  
佇聞戡定當貢表箋檄至如前言不盡意

頌

功德頌 真興之年  
刊石都南

夏秘書監 胡義周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  
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  
平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  
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  
於元古高軌煥乎疇昔而道無常泰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  
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繇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  
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容網遐張則東經滄海之表爰始連今二千餘載雖三統

橫山縣志

卷四

十九

榆林 東順齋石印

迭制於崑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  
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  
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蹙擬涇陽  
推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  
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  
山岳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  
於是元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  
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城則威聲格於八表厲奸雄鼎峙之秋群  
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壽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  
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闕龍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胡欽風而納款德音著  
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并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宏

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遂惟周文啟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闔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并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閔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瓊寶觀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路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元棟鏤橫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号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啟美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

林榆東順齋石印

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叨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宮有恤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啟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贊享萬國群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被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元穹帝錫元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泰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葉彌盛惟袒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元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群妖外蕺化先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

王者常經乃延翰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台  
霄峙秀閣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  
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彫虬獸節鏤  
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灵台  
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哉彌光

廣德殿頌

帝幸龍荒南秦王仇池楊韓當委誠拜謁  
朝見之所也太平真君三年刊石樹碑

北魏

崔浩

肅清帝道振攝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氏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歛歛  
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

頌心真大禪師 雍正六年孟秋吉旦

李大成 邑拔貢

蓋聞佛氏之來現於姬周夢於漢帝盛於梁武其為教也方便為門慈悲為心  
智慧為根了悟為性而已乃世之身掛紫衣欲登彼岸口誦彌陀心背象教者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一

榆林東順齋石印

大抵然也求其道眼圓明善根增長早傳祖印上續佛燈者未之見也如心真  
者懷堡之禪師自一十二歲削髮為僧二十年前天真不隨幻夢三十年之  
後戒行不玷宗風株守白衣一庵二十餘年招六七弟子凡庵中添脩改造之  
功手胼足胝之勞參禪禮懺之誠晨鐘暮鼓之勤不能盡述至其雖無鵲巢之  
果學慈航於般若海中未能面壁之悟種善根於涅槃山上白馬駝經翻貝葉  
而恪守清規黃金布地膽祇園而虔脩淨業此皆佛法之廣大而沙彌之出塵  
者也姑不具論試觀其生平之大畧見堡廟有改脩勞身焦思噴七於父老載  
記於廟碑遇大眾刻薄不形廣接善緣緣寡孤獨視如一體其秉性也溫良其  
存心也慈善其持己也五戒不亂其待僧也六和為上以福善勸沉迷闡雙曇  
之玄教以清淨訓徒子得大鑒之真印他如朝五台而脩行勝讀如來一藏皈  
法王而托鉢超出海會三千誠哉應瑞有緣超世界沙門無欲冷絮華信乎岸

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偈云身似菩提樹意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掃  
何須惹塵埃詩云燈明方丈室珠擊比丘衣白日傳心印青蓮喻法微行佛大  
梅之心佛依稀惠能之行悟若心真者可謂消業障而有功佛教也不淺以故  
種種美善可對昊蒼堡人悉知感慕難忘畧舉數端言莫能揚勒石為記奕世  
流光禪師之風山高永長

銘  
大夏龍雀銘

鳳翔元年勅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銘其背

夏主赫連勃勃

劍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艸威服  
九區

對

進圖長安方畧對 龍昇五年

夏王賈德 軍師中郎將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二

林榆 東順齋石印

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  
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  
伐逆義貫幽顯百姓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  
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澶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  
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間必  
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

記

清平堡新脩水口記

明于慎行 禮部尚書

清平之西有河從套中束貫牆而入平沙曼衍岸隄屹岌久未有塞也萬曆九  
年明吾文公備兵靖邊既已中布要束拊循吏士咸有成法始以其暇躬率將  
吏行視城堡至其地而駭曰使敵攻吾之瑕如枕席上過矣惡用長城為哉泰



將李君進曰聞塞外數里有鮭鮑湖者則水之源在焉意可循而導也公立行視馳出塞甫三里得水所從來有大石廣縱數丈水瀾漫越之而流公曰此天作之險也鑿之為竇使水潛出其中吾因石而城之以介內外其庶乎於是度石之徑輪疏為三竇引水而注焉因甃石為牆於上以控河之岸夾河而垣之東長四百七十丈五尺以屬於邊之東西長五百二十一丈以屬於邊之西纜聯迤靡若張兩翼而關於石牆之間為櫓三楹旁列夾室戍者處之其水泔汨澗涌投湍赴節既備天險亦稱大觀信可謂規宏剏巨垂利無窮者矣清平於上郡一斥堠之地耳進而度之上郡延袤千里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又進而度之諸邊起山海至於隴西有如是險而未成者幾何一時賢大夫將吏建牙擁旄人人如文公各思畢力殫精規久遠之圖以稱上旨因以震懼戎區耀威靈而講武事豈憂邊惠哉公名作四川涪州人隆慶二年進士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三

林榆東順齋石印

重脩巖綠書院碑記 光緒八年

邑知縣李正心

懷陽書院自乾隆十四年燹堂蘇公創始也計房二十七間捐俸置田四百餘畝以為師生脩火之資甚盛事也二十年後任薛公小加脩理二十五年因雨倒塌概行重脩復改名曰圓陰嘉慶十四年邑侯陳公以院田失不可攷贖其有名無實也慨然詳請勸捐集資計金二千二百餘兩交商生息故講課有資文教復振是皆敦崇學校有舉無廢載在瑣珣深堪嘉尚迨同治七年猖匪陷城商民被劫院舍及公款遂蕩然一空矣光緒三年蔣純之方伯札發帑項八百金飭令規復旋因荒旱廢伯李公籌款不暇且慮夫工鉅費繁呈准發商緩期備辦六年仲冬予承乏履新歎其故址瓦礫廉知建侯顏公屢年收息五百餘金已以二百金增本取資三百餘金購屋備料擬欲改作而未果乃以存銀交予辦理予念經費尚少復以二百金充本發商尚餘數十金合計次年生息

共併集二百數十金遂決然以之詳請脩復蒙准舉行爰請李君子芳韓生登印等首董厥事鳩工庀材移舊換新孟夏經始季秋落成正房三間講堂三間大門三間側門一間東西齋房十二間更顏巖綠書院八年春延榆林孝廉高子潤生主講諸生欣然肄業論者曰是舉也締數十年已墜之緒事雖屬因功實類創予曰嘻殆過矣因且不足創於何有此特苟且遷就其無負歷任構造之艱大憲整飭之意於萬一耳若真廓正基而裕宏用講德業而勵進脩俾人材蔚起科名奮興乃所望於後之君子也謹記

重脩學宮碑記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邑知縣 胡紹祖

懷邑文廟自乙丑之秋迄今二十餘年矣風馳雨驟日漸傾圮丁亥歲予奉命來蒞茲土下車謁廟亟思鼎新適有波響二堡築城之役刻無甯晷因循不果越明年春丁祭復見凡進陳設邊豈缺然乃指製祭器數種以光祀典其創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四

林榆 東順齋石印

脩之舉仍未暇及歲壬辰司鐸張君同紳士等請命於予將及時而脩葺之嗟呼此予數年來目擊心維所有志而未逮者而紳士等乃殷殷若此夫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著以懷初設縣治學校未備經蘇前任詳之建之棟宇崇高宮牆整肅由是登賢書而邀歲薦者接踵而至駸駸乎人文蔚起矣今天子重熙累洽文教昌明於斯為盛自賢士大夫逮村夫野老咸知束身名教競競而顧於泮壁鐘鏞之地一任摧殘可乎予乃捐俸以為之倡並選紳士老成端謹者董其事其時鳩工庀材經理賬目則貢生李希賢生員李化橋監生雷士達也至募捐而勦厥成者懷之監生張萬選波之武生楊遇化生員李鴻儒響之貢生胡大節武生梁世偉威之貢生郭文和生員張成傑清之貢生馮開文武生蔡滿笈也於四月初八日開工即於六月二十七日告竣自大

成殿以及啟聖祠兩廡櫺星門戟門鄉賢祠名宦祠明倫堂尊經閣東門之魁

星樓南城之申明亭坍塌者脩之殘缺者補之規制仍舊氣象一新此皆紳士等衆擊盛事豈予一人力哉乃與同官縣訓導張燮典史顏泉暨紳士等稽其捐貲有名者無分多寡咸登木榜以為後勸而興脩所由則又不可不為之記而勒瑣珉云

重脩學宮碑記

光緒十年甲申

邑知縣 汪國勳

懷遠地居邊為歷代屯衛之所我朝雍正九年始設縣治地瘠民貧諸凡草創粵稽乾隆三年嶺南蘇君其炤宰是邦始以崇祀乃盛朝之懋典斯文須學校以陶成而文廟缺如則無以脩明禋而勵士風也遂請發帑金擇地興脩至十年乙丑秋功成所費三千一百餘金於是祀典有成禮之所士民知重道之風矣厥後風雨飄零不無摧損壬辰三十七年古越胡君紹祖蒞任斯土慷慨倡捐葺傾頽易腐朽廟貌復為一新自是而後繼守此土者或輟罇漏或補垣墉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五

林榆 東順齋石印

隨時集事工費無多故無碑碣可徵同治七年戊辰突遭甘狃蹂躪縣城兩次失守文廟竟被拆毀過半礫材為薪四壁徒立而已兼兵燹之後荒歉隨之各前任屢謀興工而地處沙漠不產木植求之遠方所費尤鉅官紳因之束手有志未逮迄今十有七年矣勲於光緒八年壬午冬奉檄權篆斯邑下車謁廟目擊心傷惕然於懷亟思經營適有勸辦積穀之舉撫憲督飭纂嚴儲穀之所復須建倉民力艱難顧此失彼次年秋倉穀事竣歲稔時和乃進紳耆而告之曰聖教不可一日不重人倫不可一日不明然則文廟之典顧可任其久墜而不舉乎僉曰唯命勲察衆意符合具文申之列憲既得所請附城紳衿儘先候補訓導李子芳貢生韓登印李文秀文生李寶贊首倡之復親詣四鄉由波响而至威清更得文生曹三德鄧長清邊蔚然廩生雷富春邵折桂文生梁殿元周家佐等共籌捐資踴躍從事爭先恐後其士風之好義誠有足多者旋即通諭

五堡紳耆協同總散各約各就本堡有力者分為上中戶推誠勸導量力輸捐  
胥歸樂書不得強為禁苛派止抑勒不得累及貧民去後各欣然解囊集有成  
數復令五堡各舉公正紳士一人來城輪流監理樽節會計鳩工庀材訛告與  
脩總其事者為李君子芳韓君登印李君文秀李君實贊并由萬廣文恆印居  
中調度計自甲申仲春動工至季秋越半載而遂落成焉自大成殿暨啟聖祠  
與東西兩廡櫺星門戟門并名宦鄉賢二祠四面圍垣一律告竣共費緡九百  
串有奇是役也費既省而工克堅時無多而成尤速殿宇維新規模合度知材  
木之勝任亦華實之攸宜非曾三德等樂善好施助成義舉李君子芳諸君子  
躬任勞怨潔己奉公萬廣文之調度有方始終不懈曷克臻此勲何人斯謬權  
茲土以年久廢墜之典一旦復興得如願以償而民不擾獲觀厥成與有榮幸  
從此英才樂造廣開絳帳之門泮水流香盡得青雲之路佑啟人文豈有量哉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六

林愉東順齋石印

爰記顛末以告來者後之君子與勲同志念物力之維艱脩葺勿替則又勲之  
望也夫是為記

改建懷遠堡白衣寺記

崇禎十年己丑

延綏撫院標下  
將軍指揮僉事 楊化麟

自混沌闢而人物生貞元漸剖世道之淳龐漸漓機智愈出人心之陷迷愈重  
造化默鑒此淑慝之緣顯示夫善惡之果於是佛教大明發夢於明帝菩薩見  
像稱尊於觀音圓通說法超渡群生以種種形遊中土尋聲救苦解脫多劫廣  
開以無邊福利因而敕建寺觀金玉成像名山勝景極脩明於無盡郡州僻壤  
快膽依于有求懷堡東郭外創建白衣寺昔人積忱矢願金碧輝煌制亦稱善  
雖然地之不靈神或弗棲善士任三畧顧守志等釋子性顯性香等適值崇禎  
五年荒盜相仍衆心不甯以為菩薩之殿宇未妥也遂議城內卜吉於異地而  
更建之宮殿精潔法像璀璨時方斗米五錢不惜土木之費中有忍飢捐資樂

為工匠之興替纓世胄聞聖事而願施寒儒樵夫賭神工而喜捨傾凡類之丹  
赤助聖宇之有成一脉虔誠可以垂后故特筆以誌之

重脩響水堡玄帝祠碑記

胡大節

歲貢生延安府訓導

響水堡漢園陰地明正統初築堡依山為城崇隆壯麗雉堞參差女牆森列煙  
嵐現瑞園水面流有甲第連雲萬壑朝宗之象昔人於城內西築建玄帝神  
祠一以鎮朔方一以壯形勢也奈歷年久遠重脩雖或屢經而風雨漸以侵蝕  
迨戊午地震後正殿摧殘金像剝落兩廡傾頽垣墉坍塌大非棲神之所甲申  
年堡之鄉耆曹景運男維周目擊惻然動念茸治慨捐百餘金倡脩於始而信  
士喬天祥亦欣然首肯捐資五十金協力贊助兼之建安堡善士王成寶原籍  
本堡人也道經响水拜謁帝祠見其殿宇傾圮潛祈有嗣可繼情欲輸財百金  
以襄盛舉後果紹庭得人因而不爽前願益有賴焉然河海不擇細流大廈難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七

榆林東順齋石印

支獨木有庠生梁世偉素性樂善董理是役經營積年不憚煩勞且公而忘私  
盡心勸募眾亦踴躍樂輸積細成多而終良易於是鳩工庀材急竣厥事正殿  
三間改建磚窰聖像金粧殿之外更列三楹覆以長廊施以丹繪厥工偉然展  
矣東西兩廡各四楹四靈殿三楹藥王祠三楹左右亡堂各一楹鐘鼓樓各一  
楹以及山門僧舍周圍垣墉從新重脩一切黝闔于焉改色瞻廟貌之肅穆觀  
法像之莊嚴雖曰重脩實同新建尤克登一堡之鉅觀以弘國典於靡既今而  
後神其安棲人受福祉豈不休哉工經始於甲申告竣於戊子余瞻顧怡然用  
是叙其顛末以登之石

移建響水東關關帝廟記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李如玉

脩廟所以崇祀典也帝廟於此莫知所始詢之父老僉曰天順初年北虜猖獗  
不時侵犯服裹抵橋覽見河之西岸突有長人赤面豐鬚匹馬單刀向前杜拒

胡寇覲遇悚懼曳兵而遁厥後邊疆安靖威靈遠播因此四民感念爰於橋之左側立廟設像蓋冀永鎮朔方崇祀典於不替也又云當時四方商客出邊貿易販買牲畜者每歲三次往來施財甚多鼓鑄鑊爐一座上鐫隱詞有前七後七之句置神座前酌報厚德迨崇禎年間異人窺竊神器石橋洞塌廟基傾頽良可慨也嗚呼金爐至今湮沒而廟之舊蹟巍然猶存攷之當年碑記重脩於康熙二十八年後越四十餘載迄雍正十年住持僧妙林遷移會靈山巔河水暴漲冲壞地畔乾隆三十年間道改中灘廟向頓背兼之宇殿改觀聖像剝落往來拜謁者莫不目擊心傷汕馬流涕住持僧悟賢恭請會首崑勉力勸募化十方卜祝聖前移脩重建於中灘新路之上前有河沙環繞後有塹山重水左有園蔬林鳥右則橋水爭鳴過往士庶商旅罔不勒馬凝眸忻賞幽異庶幾乎神明顯著威靈赫濯於塞上而帝德永昌鞏固山河於億萬矣是為記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八

榆東順齋石印

重脩響水堡聖宮碑記

乾隆五十九年

梁 峒 邑 拔 貢

圓陰之北城垣之東有神祠曰菩薩殿曰聖母宮粵稽創建之時始於大明年間斷碣殘碑前人之姓氏姑弗深攷時以代遠年湮金像減其容畫工失其形風雨剝落棟宇傾摧拜謁觀瞻間未嘗不歎前者若彼後者若此憑依之失常即為禱祀安侑之所由慢成敗興廢之故然於數百年間者矣雖然猶有人焉起而繼之於後也前此丙申之春洪信等目擊惻然願成盛舉第思夫能創不如能因與少不若與衆所以募緣者數人督工者數人而且四方之仁人君子隨心喜捨善男信女量力樂施者亦嘗叢楮積寸累之助此亦未始非泰山土壤河海細流之一證云而說者曰斯神也或司鍾毓之德或司明聰之宰位不同而功亦異也然而化者一而神其恩普其慈著其廟貌亦並立而成永得後之人與我同志者嗣而葺之庶神靈之宇維新而前人之功亦不墜矣

重建響水堡白衣菩薩碑記道光十一年年仲

曹三德邑庠生

圓陰西門之外有巖石馬壁立雄峙崢嶸增秀觀其狀態如龍如虎覽其清幽如仙如佛樹林叢茂圍成圖畫鳥雀叶鳴風景絕雅每值炎夏堡之人士消遣臨勝者未嘗不以樂境賞焉岩之下有龍王財神二祠岩之上有白衣菩薩一所攷其締造之始不知創自何代詢之故老咸曰此白氏之佛堂也白氏世居响水代不乏人則其為白氏之所建者其信然歟特以世遠年湮廟貌經風雨剥落金粧被烏鼠摧殘以及山門垣墉盡行坍塌而毀如瓦解噫是廟也誰復起而繼之適嘉慶十八年有白氏之裔名葆者感慈惠之普濟念先氏之創但工程浩大每苦無支正深躊躇乃有武生高鴻儒木鐸孫金冠等聞此美舉群願贊助不數月已計用錢三百串有奇然此僅足供正殿磚窰三眼之需越二年飢饉荐臻葆亦云逝募貲竭而役輟咸嘆工之終於半途也幸道光庚寅

橫山縣志

卷四

二十九

榆東順齋石印

時和歲稔其子復興焉長名克義次克智克信痛先父未寢之志勉力圖終無如身世式微覩成未易於是置筵設席延請父老紳耆祈諸募助甫經一載厥工偉然展矣登斯廟者喜色像之煥新仰神明之如在眾善士丐余作序余不敏會文聊叙繼述以垂永久於不朽云爾

響水堡團防記 同治十年

曹三德

國家承平數百年矣麓服先疇士安衽席服久必偷安久必惰偷惰自逸綱常遂廢以故問禮義而不知語廉恥而弗顧上帝震怒降以凶煞此固懲戒當然無足怪也溯自同治丁卯以迄庚午回紇亂紀歲無寧日秦隴兩地蹂躪殆遍殺人盈野村鄉成寂寞之區掠地攻城鄰封有失守之虞最爾小堡城郭不完器械烏有其將何恃而獨存耶然而天命靡常天定固可制人人定亦克勝天小堡素安耕鑿弗事奢華雖無敵愾禦侮之勇尚有守望相助之志驚報突聞

各輸已財葺城垣製鎗械工未及半亂耗頓迫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夜半忽有賊匪數千自南而來擁逼城下爾時守城子弟不滿三百夤夜薄關又無準備賴我堡人壯膽堅志死守弗懈賊偵悉陷取匪易卒攻圍十二日之久遂棄圍而走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前解圍此危始解噫甚矣憊哉隆冬凜冽城內乏水飢寒交迫竟至於斯猶能強鼓精神以備將來幸而皇天眷佑將軍出自沙漠堡人於河東沙中得將軍大砲數

中硝丸洩於地中又於南水洞土窟掘出許多彈丸將伯之呼絃續倍增十二月初二日夜半有大星孛於西幕地而來光芒萬丈作作有聲墜於城南人咸詫異之隔月餘翌

年正月上元十五日黎明破波羅大隊南下推將密布塵土障天有大股回匪數萬橫斷東西蜂擁而至喊叫

震天飛彈似雨居民相顧失色戰慄縮足以為利於前者必難免於後抱首號泣延頸待斃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德乃解衣推食助濟糧餉振臂奮呼眾志

成城督率青年依女牆扼壘石持器械擊雲梯是夜賊以雲梯三支暗置於水門右驛驢而登甫近塔口眾覺奮擊之潰去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

榆東順齋石印

城上旗幟翻揚燈火輝耀擇諸要隘安置巨礮賊東則擊東賊西則擊西賊至並築溝即排隊數十列迷目難辨至化虎灘西門砲台迎擊一發中天再發落水三發即

擊斃紅衣賊首人馬落地屍體狼籍死者無算次日將賊屍投之於無定河中計千餘人賊匪鼓譟

有神助繞東而走此厄又解矣厥後竄賊流寇頻來覬覦時有官軍駐防謹嚴然終未敢一逞其凶鋒者未始非我軍門劉觀察成府尊祭三公前後愛撫殷

殷捐俸脩城提擲保護之力有以致之也邑侯史公任而憐之請賑請墾給濟難黎賜之匾曰義固金湯小堡非敢曰義聊以固吾圉云爾至運籌決勝是所

望於善戰者

重修響水堡天生橋碑記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

曹子正 邑拔貢

蓋聞司馬題柱三輔據名勝之區銅雀賦詩二橋覽東西之美橋之便於民也亦大矣哉而此之本於天生也為尤便如我响水無定河者奔流數百里道通



西北京而園水泛濫深不能以乘舟淺不能以馮河商賈臨流往來病涉攷自成化年間本邑富戶王公翰誠集款據河之中積高有十仞許寬計數十武鑿開三洞水由地行河從穴出朝來暮往如履平地因名其橋曰天生迄於今數百年矣噫妙自天成恍有飛來之勢工宜神助絕無造作之形誠邊陲之鎖鑰人間之洞天也獨橋之東洞崩塌年久水湧成渠前人已屢為脩葺至後天水過大小渠仍開東岸之水漸從此落不惟士女奔波常遭胥溺之患即置郵傳命屢致中隔之虞良可慨已未等目擊心傷弗忍坐視爰邀堡之紳士曹子端鄧智鄉耆高望斗等首倡義舉復廣募四方君子集腋成裘工始於丁酉終於戊戌前後兩載慘澹經營疲盡心力鍊石填渠周道如砥則向之望洋興嗟者今焉聿觀厥成矣庶幾關津得再造之固金石垂不朽之名也

重脩玄帝祠碑記 宣統元年己酉

曹子正

###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一

林榆東順齋石印

夫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鑿陰陽於有象化聲臭於無形體物不遺誠一方之保障萬姓所憑依者也响水在漢為固陰縣治宋遭夏人兵燹蹂躪殆無虛日於元則荒廢成坵渺焉無聞迨至明季邊務稍稍整飭正統初築堡壘南枕龍山北臨虎塞左仗重巒之環抱右藉園水之滌涸礪山帶河形勝甲於邊陲萬歷十八年於城之西梁建立 玄武祠於康熙四十年乾隆三十五年數經脩葺規模式廓正殿改造磚甍前覆長廊右建藥王祠三楹東廡祀七真仙官四楹西廡五祖靈官四楹左右鐘鼓樓各一中建四靈殿三楹東為孤魂亭西為地藏王庵殿外樹琉璃九龍照壁一座金碧輝煌令人肅然起敬凡祈福敬香者感其靈應有捷影响咸來朝宗於此久成一方勝境焉迄同治初年回匪亂北山名城幾無完土此地以蕞爾彈丸終能保全者雖云地利人和抑賴佛法之浩大所默佑耶迨其後代逐年湮風雨侵蝕垣墉日以坍塌神像漸形傾

顏歷斯境者感慨係之光緒丁未堡之鄉耆白忠清胡進全等目擊心傷熱忱好善各捐重資首倡義舉信士楊作禎康榮權等同心協勸經理監脩始終不急又有鄧恆曹連升梁廷棟等急公忘私勸募四方廣布金錢積腋成裘鳩工始興木料磚瓦大半添補雖仍舊貫實同新脩殿之西旁舊有書屋三間改作碑室復新建會房土木告竣聖像重粧金身椽桶均繪五彩噫昔之廟貌摧殘者至是有翬飛鳥革之觀焉工始於丁未終於己酉慘澹經營三載落成今而後瞻聖神之森嚴覽殿閣之壯麗庶足以安 神靈而鎮朔方謂非景運維新增一堡之鉅觀哉然而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余不敢湮前賢之勝蹟亦不敢負後人之苦心用是詳述本末廣勒芳名於石以誌千姝不朽云

大邑侯惺予秦公功德碑記

曹子正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二

榆東順齋石印

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德之感人者深斯功之垂世也久至功與德萃於一身而猶不自居其德不自伐其功感人愈深垂世愈久則未有如我邑侯秦公者也公名駿聲字惺予中州固始縣孝廉公也耿介不群文藻名世本張仲孝友之行出為賈生治安之畧歷任權州南鄭所在政聲蜚茂戊申春准補懷遠懷之人冀其早來者群有雲霓之望辛亥仲秋到任下車伊始即邀紳界諮訪民間疾苦亟亟焉以整頓政治為己任旋聞復漢軍起義西安公讀檄之下欣然色喜曰我漢族同胞從此大放光明矣但懷遠地當衝要城垣廢弛深恐土匪竊發擾亂治安公添設巡兵盤查奸細保商安民心力俱瘁十月初三日楊崑山變亂榆城陝北州縣風鶴頻驚公諭諸紳嚴加防範詎料波羅王繼成倡之於先豫人李敬夫步之於後竟於十月初七日晚勾結多數匪黨佔據縣城搶劫軍火氣誅極其鴟張人心異常惶恐幾不知禍之所終如就地勒除則

投鼠而忌器若聽其嘯聚恐養虎以自餒此正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時也苟非對待有方安能保全無恙乎幸賴我秦公有胆有識隻身出入匪勢之中五十餘日推誠布公辯難開導苦心毅力竟能化儉為夷四民未遭塗炭終且多方勸告誘匪等自行出境俾圍民得扼要以待以致南川之役擊斃兇党七十餘人全境肅清兵未折一矢民無遺一履商無失一利一時歡聲遍野雖婦人女子亦知非我秦公保護之力無以獲此安寧之福壬子春共和告成復改良學務以培人材詳訂章程以飭團練案牘勞形與民同憂今歲築城之役聞者驚駭公振臂一呼庶民子來期年完成是則公之來我懷者雖晚而民之感公德者何深焉公乃謙謙自牧猶以為德未足以及民功未足以服衆豈知盛美不居功德益見彰著哉不意公親老多病告乞歸養赤子無福竟離慈母嗟夫堂幃之孝思孔亟而甘棠之遺愛難忘用是刻石勒功以示紀念於萬一云爾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三

榆東順齋石印

重修橫山縣文廟碑記

民國十二年十月

曹子正

從來世運之升降視乎人文而文教之昌明關乎 聖廟可知 聖廟固士林所尊崇抑文風所由佑啟者也橫山地近邊陲舊屬衛所自前清雍正九年立縣以來創建文廟俎豆維新彬彬乎人文蔚起矣洎乎同治七年花門亂紀擾及陝北縣城兩次失守文廟半就焚燬迨先緒十年汪公國勳下車謁廟見榛莽滿目惻然心傷隨捐貲構造概復舊觀迄今已四十年矣其間風雨蝕剝廟宇頽圯入斯廟者每感慨係之邑人士屢思興脩奈工鉅款絀有志未逮民國十年劉公治堂來宰斯邑兩載經營百廢俱舉獨於學務尤具熱忱廣續籌畫基金建教室添齋舍召集觀摩會獎勵諸生一時學校林立英才濟濟教育之進步一日千里環顧北學未之先也而公猶兢兢焉慨文廟之摧殘弗加脩理何以重祀典而勵士志乃於癸亥春協同五堡紳耆議籌鉅款諏吉動工自大

成殿及崇聖殿東西兩廡鄉賢名宦二祠義路禮門各一座照壁一座四面圍牆並尊經閣一所其坍塌者改作之罅漏者補脩之一切舊基完全鼎新是役也於季夏經始仲冬落成計費銀洋一千一百元有奇純賴縣長劉公籌畫担負毅力督倡僭魯君進賢精心監理始終罔懈乃能奏厥偉績從此泮宮流香肅脩明裡之典廣廈垂蔭儲產棟梁之材猗歟休哉洵盛事已工既竣同人丐序於予序予忝列膠庠何敢以不文辭謹叙顛末登諸瑣珉以期後之君子踵事增華擴充而潤色之庶於吾橫有榮幸焉是為記

清平堡仙橋寺記 光緒十二年

清平堡南孫石灣鎮為隴晉通商要道橫山峙其西理水帶其前萬嶺高聳群峯環抱理岸雲屏清流挹秀臨是境者咸有東山小魯之慨其西有崖十仞矗立如削崖上磐石天成懸空結構形若雲際天橋中有寺宇一所倚壁砌洞樹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四

榆林東順齋石印

木成陰朝暉晚晴爽朗醒豁誠棲神之勝境人間之福地焉攷是寺創於乾隆癸未由會首楊士魁孫滿斗等集眾樂輸購置寺西馬家坪孫姓川地九畝作持住僧了潑與其徒木聰等香楮之資但寺址褊狹擴充非易道光初元鎮人大事改築中建淨佛寶殿左右為關公二郎追同治六年花門煽亂是鎮荼毒尤甚兵燹之餘宇剝塌法壇摧毀光緒三年陝西撫標軍統領黃公奕封駐防是土招徠墾闢散給牛馬不意任事未竟將星忽殞邑之黎庶咸悼公德澤愆元追思酬答爰建黃公祠於其內其明年舒幕兩公先後協防倡脩有志未逮而寺之傾頽仍故也十年除夕之次幸賴幫辦新疆軍務調任山東巡撫錢塘張公曜奉命入覲道出灣鎮悼黃公身殉慘變嘉慕忠勇題賜匾額復捐金展脩公祠崇德報功藉垂永久甫入都聖上追念公績錦鶉造發特頒金額並得甯夏總兵馮公南斌甘軍後營管帶黃公增廣甘肅協鎮朱公萬榮安定都

閩府馮公易成贊助工程以崇功勳而重明禋由是合邑人等欣然鼓舞踴躍興工不期年而宇殿維新祠祀煥展從此公之英靈以侑以妥而閩閩士庶亦瞻謁有所永奠公德於無疆矣

橫山縣志

藝文志二

詩

邊詞

唐張敬忠平盧節度使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只今河畔冰潤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諸將

唐右拾遺

杜甫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北使長城

唐王無兢蘇州司馬

秦世築長城長城無極已募兵四十萬興工九千里死人亂如麻白骨相撐委殫弊未云悟窮毒豈知止邊塵未北滅楚兵遽東起六國遂囂囂兩龍門鬻鬻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六

榆林東順齋石印

卯金竟握讖返璧俄淪祀仁義寢邦國狙暴行終始一旦咸陽宮翻為漢朝市

夜上受降城聞笛

唐受降城在河套北

唐秘書少監

李益

字君虞隴西人

回樂峰前沙是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拂雲堆

在夏州東北

漢將新從塞外來旌旗半上拂雲堆單于每近沙場獵南望山陰哭始回

登長城

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天長慘無風沙自驚當今聖天子不戰四裔平

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軍大總管張仁亶

李適

地限驕南牧天臨錢北征解衣延寵命橫劍總威名豹畧恭宸旨雄文動睿情坐觀膜拜八朝夕受降城

夏州道中

唐許棠

茫茫沙漠廣漸遠赫連城堡迴烽相見河移浪旋生無蟬嘶折柳有寇似防兵  
不耐飢寒定終誰至此行

出塞行

唐陳陶布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無定河

陳祐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長城

唐于濬字子漪進士

秦王豈無德蒙氏非不武豈將版築功萬里遮匈奴團沙世所難作壘明知苦  
死者倍堪傷僵屍猶抱杆十年居上郡四海誰為主縱使骨為塵冤名不入土

西巡牆

明陳其學兵部侍郎

天入圓河帶朔方秋雲壓塞草茫茫不妨飲馬櫻桃澗正想彎弓杏樹梁屯戍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七

榆東順齋石印

年荒鳴鳥雀山城日落下牛羊前旗遙指烽臺北尤有孤城枕短牆

西巡邊

明孫慎巡撫

長城迢遞接紅霓此日登臨信馬蹄秦地山河連草合漢家州縣入雲迷旌旗  
高出青霄上節鉞親持紫塞西自愧儒冠膺重寄願將方畧共封題

響水橋遇劉將軍說龍門諸勝

譚吉璉同知

西北諸源水獨能通中國激峻從高注揚奔下流急清澄六斗泥千里還一曲  
混混圓谷流欲與黃河敵東邈鴻門亭天封并火出雲洩復雷濟湍沙浩難測  
北過響水城野渡名謠忽幸有三門險關防似禹跡信哉水非鑿而能穿入石  
中門水交衝素沫隨風發旁流二門深瀆波浮竹疾我來一問津窺臨真悖魄  
若非此安流不然將大溢何必登龍門神工懷巨阮

過響水堡石橋

馬猶龍拔貢

禹門稱古蹟此峽亦奇哉急瀨噴珠雨湍流响迅雷孤鴻音嘹唳行客步徘徊  
欲作驚波句愧無曠世才

榆林譚石舟使君招飲

延綏中協波羅副總兵

張國彥 字其公武進士

漳河此去向城偏萬堞連連鎮朔邊峽水元來流絕地花宮直欲逼諸天可憐  
平夏英雄盡遺恨湯周涕泗連酒後悲歌君自怨追隨有仲宣篇

接引寺

延綏副將

金國泰 宛平人

靈臺已故幾多春日日浮沉誰與論入世久忘真面目出塵何用假精神高山  
流水仍如昨白日青天老此身那得西方來接引頓教不復是癡人

五龍山 在懷遠縣南三十里

蘇其煥 邑知縣

嶺疊岡巒起盤旋勢若龍溪流濛曲帶谷响亂晨鐘夜月香臺靜朝煙古寺濃  
望中靈氣集飛佩擬攀從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八

嶺東順齋石印

鴛鴦池 在縣西十餘里

百武鴛湖靜流霞曳鏡中鴨頭凝淺綠魚尾帶殘紅交頸雲峰合雙飛鷺影空  
濯纓歌正切相對谿塵蒙

碧海騰蛟 在縣西七十里許海子溝

飛瀑懸千尺煙濤起碧川垂虹驚殿彩奔馬噴龍涎响應傳空谷波搖撼暮天  
靈竒資發越鼓鬣起峰前

鳳峪 在縣西園水旁龍鳳山

鳳峪稱名勝清秋趣更饒落霞飛彩羽曉翠挂寒梢地望岐陽近雲連嶺谷遙  
更看朝日映體勢欲凌霄

烏龍洞 在縣西清平堡之柴家河村

幽邃窺龍洞山農慶地靈出雲常霧靄騰霧霧總冥靈變化隨休兆祈求應得馨



為霖千里遍何事挈甕瓶

理岸雲屏

在縣西南秋理河

列岫排空出如屏映碧流水紋斜欲動雲錦散還留鳥似穿花舞人如入畫遊  
因知天巧極雕琢總難求

月夜過邊牆弔古

榆林府知府

李熙齡

憶昔沙場逞戰爭傷心將士死長城可憐白骨歸何處月下淒風帶恨聲

大墩梁山歌

縣西南清平堡冷宮子為橫山主峯所在

邑知縣

何炳勳

墩梁山峙清平堡體勢巍峩接穹昊再成三成上盤旋此身宛置蓬萊島曉望  
榆楊煙霧中滴流山頭夕照紅諸峯羅列來眼底足下獵獵生長風四麓荒沙  
留古寨土堞已摧基勿壞傳說此山曾屯糧重兵沉要守險隘大澗小澗繞指  
流南涯大理趨綏州滔滔不盡今猶昔無定河邊去路悠白草黃沙隔千里隱

橫山縣志

卷四

三十九

榆林東順齋石印

隱幾帳牛羊市勝國籌邊套不收只今視之如都鄙登臨何必覓奇峰仄徑寒  
雲穿幾重氣象萬千不可議超然一覽豁心胸人惜此山無松柏我喜視遠無  
障隔元氣渾然仁壽徵禹甸具瞻梁奕奕輿圖未載意云何我為茲山感慨多  
塞上昂然鎮千古名不名分總不磨

烏龍洞

柴河聳奇峰中有天然洞深邃宅神龍未許人嘲弄空谷夾峻崖磬欬成喧闐  
曲徑上盤旋徒步解聲控箭醫森翠柏滋培俱邦棟短草綠差差溟濛罩烟霧  
檻泉齟沸流沁骨如含凍飛瀑出山來清流堪託諷怪石狀龍蛇驚鳥應斂髮  
穴頂蒸浮沙香近碧筠稜地靈龍亦靈禱雨忙夏仲恒賜望雲霓農夫皆倥傯  
被跣入匍匐提燈復抱甕寒湫泥層層茗卜以折衷舉念果肫誠卦理必奇中  
一竇綽容軀入耳聲如哄有進無退志觸石肌隱痛畏縮轉念生立見沉淵慟

渥澤隨感施以故信者衆報祭必剗羊虔告神罔恫水母與烏龍廟靈仰悒悒  
風水各一司碑記新磨磬問俗歷崎嶇時聽幽禽哢涉澗復降原潤氣青山送  
青靈不在高雲從天宇空歲旱汝作霖用慰形求夢

狄青原 縣西八十里

巖綠舊山河邊臣苦枕戈地方軍衛廣戰跡武襄多遺愛傳名氏先聲懾宇羅  
膏腴資灌溉歲望雨滂沱

響水堡天生石橋

峽石鎖奔濤圓陰聽怒號二門成鑿險

石梁下傍岸僅二門無三洞也

兩岸類穿濠虹跨天工

巧龍蟠佛宇高

山有蟠龍寺

扛梁何足擬鞏固穩登鼉

三捷關 縣西二十里一名斬賊關

參政陳長祚軍威壯此關歡聲騰士卒勇氣震河山一雪當年恥姑杼數載患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

榆東順齋石印

策勲三捷著青史記班班

陰陽泉 縣西北三里

孕育分清濁靈泉協兩儀宛如昏曉隔疑有鬼神司未許耒頭渾能令出脉歧  
合流誰復辨記取在山時

太極圖河 縣城北圓水迴環曲流如太極

按圖窺太極肖像溯圓河圍抱隨璇折灣環逐鏡波一規兼動靜數曲判平頗  
注意希夷說闕情孺子敬會歸資麗澤終始進盈科印月輪常滿剛柔互盪摩  
過無定河天生石橋至响水堡

李嘉績

前朝平虜地策馬遠經過水冷蛟龍蟄沙晴蜥蜴多斷隄春種柳荒戍晚橫戈  
忽陟征人淚邊兒最善歌

波羅堡

曹三德

地名梵語說波羅想是如來自此過接引寺前思幢幡彌陀座上念彌陀蓮生鉢內真誠少沙數恒河碗礪多也有昌黎曾闢此佛門廣大不窮何

接引寺 波羅西門外

曹三德

獨立危簷想出塵全身丈六恐非真袈裟不解無言旨鐘磬難傳通化神足抵恒河沙萬里頂盤堆堞口千唇苦僧入定誰覺引癡然看經念佛人

三捷關

李嘉績

慷慨陳參政前朝此駐軍十年勞戰伐三捷重勛名古戍人長往鞍山草疑兵關門今寂寞猶想舊弓旌

登懷遠城

渠搜北望連河套圍水南流遶塞門到眼橫山神謬壘關心戰地赫連墩沙邊去雁難逢客笛裏垂楊易斷魂中外一家今莫歎殊方同荷聖人恩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一

榆林東順齋石印

榆塞紀行題辭

興化頌 驟耳山

驅車直渡奢延水統萬城邊吹角起男兒奇氣紛鬱蟠下視長城一坏耳李陵台圯黃河奔斷鏃煙靈土花紫誰識敗壘荒屯中幾輩籌邊人拊髀揣測形勝窮變通搜剔山川備原委莫作尋常吟眺看量沙聚米從茲始文人好為邊塞辭一洗詞場舊羅綺規取橫山議河套畢竟游蹤誰至此星軺歷徧圓洛春收拾遺聞補青史西豐東勝三受降風捲驚沙見餘址馬文淵後田子春事業生平自邊鄙此老胸中鏡甲兵豈屑雕蟲逞奇技方今中外同一春漠南漠北供頤指惟有天驕海外馳鱣浪鯨波逐颿駛把君詩筆轉自慚中書禿矣吾何恃會當盾鼻飛檄文雪夜從君執鞭弭

甲午感懷

渭水潮流歸猛浪驪山烽火伴登臨匈奴未滅家何有無定河邊莫苦吟

指月庵 湖廣提督胡茂禎建

建脩何代指何年庵正成時月正圓間有野僧敲洞口奚容俗客話門前別開  
生面非真我忘却機心即是禪聽罷鐘聲聽子曰內有學舍青雲還在斗牛邊

鐘樓山

鐘聲一百八聲圓不是豐山不是禪吼若蒲牢鳴巨壑崇依堆堞勢高懸清晨  
喚醒名利客薄暮喧歸渡口船暮暮朝朝常送响教人無恨應淒然

望胡臺

望胡台上望胡人胡去台空跡尚真自是當年防戰伐且看今日靜煙塵窗開  
八角風穿頂柳絞千條鳥喚春觸景頓興今昔感空留明月認前身

響水堡西城樓新建

傑閣凌雲起寒光接斗牛橫山皆北向圍水自東流日月雙懸影風沙洎晚舟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三

林榆東順齋石印

升沈驚代逸何謝古今愁

北出長城行

墩臺已舊戍樓空萬里長城入望中此日夏夷歸一統當年胡漢各爭雄語言  
齟齬形容異臭味差池歲月同怪底昭君常有怨蕭條寂寞不成風

謝波參戎王步雲勞軍

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

曹三德

八扇天門疊蕩開元戎小隊自東來先聲共道能文客展布群推大將才緩帶  
輕裘羊叔子彈琴擁篲武侯胎斯人既出蒼生幸一理渾然萬理該  
殺氣騰騰圍水邊揚鞭策馬獨當先旌旗蔽日皇家象舉止從容隊長賢小賊  
聞之心胆落先生處也慮謀專文章武備兼而有掃盡群魔唱凱旋

贈秦愷予大令

曹子正

陽春有脚歷孤城萬木欣欣盡向榮防禦三邊除莠惡撫綏百里播芳名才兼

文武真天授政德廉明是性成此去洛陽何日會林泉頤養話長生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四

榆東順齋石印

橫山縣志

藝文志三

雜記

復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統萬城故址稟

道光二十五年

邑知縣

何炳勳

山陰進士

蒙詢夏州城故址在懷邑之西八十餘里黑水之南朔方水之北

朔方水即無定河

等

諭茲於月之九日攜帶羅盤紙筆隨步定向從縣城外之圓水西渡出邊牆又

西渡磨茹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登坡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

細加相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所謂黑水河者在無定河之東離縣城僅

五十里與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似未全符惟去白土城北五十里有淖泥河

東入無定河之下流是否淖泥河即黑水河無從稽攷計渡無定河即登彼岸

西行二里許進頭道城又西半里進二道城又一二箭許進三道城頭二層城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五

榆林東順齋石印

內僅有瓦礫其第三層城內南面西有鐘樓東有鼓樓鼓樓僅存基址堅築白土墩高五六丈無級可登其鐘樓尚堪登眺高約十餘丈白土築成鷄籠頂式大廈一間半間已坍半間懸鐘屋頂形迹宛然屋外飛簷八層插椽孔穴層層可數穴內尚有松椽三四椽聞椽之長出者悉為韃子猱非拔用南面列有白土墩七座亦堅硬如石似係台樓已圯而其基尚存者然北頭有白土坪坡似係殿基北城東西兩角俱有土墩想即所謂拐角樓者是三道城內自東至西不及一里自南至北約一里有餘土人云是城每逢朔望清晨空中現有城垣樓閣城南無定河自西南來斜繞城南轉抱東城向東北流去偏詢老民僉稱此城之外懷遠草地並無另有城基至於誌載水道當日未經身歷沿襲訛舛亦未可知謹繪圖貼說以聞

余寄跡懷遠者七年屢問夏州舊都土人皆不解徧訪知者間得一二人僅

稱西草地有白土城三層內築鐘樓尚未盡紀不知其為夏州也既閱何太守稟稿似如所云而終以未見為歎癸卯秋末專馬走視始獲目覩周覽之餘迴憶壯年出塞間過古城心知為漢唐故址而斷壘荒垣無從考証未有若此之大致可觀者聞赫連氏蒸土築城或其遺燬相度形勢於紀載夏州適相符合且為西夏發跡之所竟可無疑嗣徧訪七旗之地俱言止此一城可觀餘皆坍塌廢云楊江附記

朔方郡政府志

虞書宅朔方周詩城朔方由來久矣毛傳朔方近獫狁之國元和志什貴故城在朔方縣治北即朔方縣之故城後漢朔方郡治朔方縣屬并州永和五年徙朔方治五原通志以唐虞周朔方在靖邊北河套中以漢魏晉朔方在懷遠北河套中以北魏後周朔方在今清澗界所指不一地大抵朔方甚寬綏德志扶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六

榆林東順齋石印

蘇台一名朔方臺則綏德州亦屬朔方界矣

榆川政府志

地志書以懷遠為古榆川地不知何據按懷遠堡邊牆外有榆樹澗又名榆兒川為石窯川之上游然究非確典

白土政府志

水經注園水出上郡白土縣按清平堡塞外有白城兒一作白兒城即白土縣地鎮志以懷遠為漢白土縣地名白家梁波羅威武清平堡皆白土地以漢白土為榆林府西北河套中未能確指

呈請褒揚故儒曹公敬宣稟

呈為故儒績著公益義行可風賚具事實清冊懇祈 核准轉請褒揚事竊為 憲公好義允為鄉里儀型激濁揚清洵闢國家鉅典查有前清故儒曹三德係

陝西橫山縣人為清候銓州判拔貢曹子正之祖父孝友性成慈祥天賦博學  
經史採芹甫弱冠之年集著詩詞搦管多匡時之作勵廉隅而師揚震清白風  
高懍節操而效陶潛紫朱性淡慈貧敬老謙抑予懷仗義輸財成全人美饑寒  
拯之而恐後救鮒魚於涸轍之中紛難排之而泯爭出雀鼠於密羅之外洞悉  
閭閻之疾苦嘗應官廨之咨詢救弊補偏除災捍患溯當清季蘭垣肇不靖之  
虞變起回氛延榆多聞風而懼疑生草木患伏萑苻况橫山逼處邊隅而響堡  
不完城郭猖獗之匪徒洊至阡危之險象環生集款而練團多金解橐捐資以  
獎民衆志成城而且督率有方窺城之妖賊連斃尤其守防悉當跳梁之小醜  
遠遯樹之先聲籌以後盾義除荆棘全縣之砥柱同稱功在桑梓閭邑之長城  
共倚厥後天灾流布饑饉洊臻酉熟成空庚呼不輟發索濟急散粟救飢捐務  
首倡米慨輸乎二百石賑飢躬勸衆類活者三千人雖云人已云亡里井之追  
轉呈褒揚實為公德兩便謹呈

圓陰攷

曹思聰

按漢書地理志上郡白土縣園水出西東入河西河郡園陰縣惠帝五年置莽  
時改曰方陰又有園陽縣亦屬西河郡兩地均以園水得名而改園為圓則自  
三國韋昭注史始自後地理志均改園為圓與水經注謂園水出上郡白土縣  
園谷東逕其南又東逕園陰縣北再東逕園陽縣南注於河禹貢維指云米脂  
縣有漢園陰故城而延綏鎮志載响水魚河堡皆漢園陰縣地榆林府志引清



平堡塞外白城兒俗名白城子即漢白土縣乃唐之夏州依上諸說則今之無定河殆為古之圍水由西北而東南冲貫斜注其三縣均位是河之左右岸吾人以地望準之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是圍陰確在圍水南岸無疑攷魚河堡無定河西五里有故城一所城周九里形迹甚大半跨山川近發現鈔幣多屬漢物故說者咸謂是城為圍陰縣所在揆與諸志紀載脗合其引圍陰故城在朱脂縣境係以唐之銀州銀水也圍銀聲同故誤銀為圍也或在榆林府屬諸縣未劃分前之攷証亦未可知通志引神木之禿尾河即古圍水乃據洪氏府廳州縣志以古水當今之某水也証以近今地高源流支水殊多不符由是遂指雙山建安為圍陽縣境大抵漢時郡縣頗廣懷遠邊外之白城子即晉赫連氏蒸土築城之統萬也其土堅白古今不易漢縣白土無待考慮依水經注圍水出白土之西東逕其縣南攷今之無定河由塞外西來流經白城子南復折而東南流入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八

榆林東順齋石印

邊故鎮志謂波羅堡為白土縣地其南境也再東南流經响水魚河即為圍陰是白土之東為圍陰再東為圍陽參酌形勢地壤銜接似無大軒輊矣

朔方辨

府志攷索引通志以唐虞周朔方在靖邊縣北河套中以漢魏晉朔方在懷遠縣北河套中以北魏後周朔方在今清澗界遂論斷之曰大抵朔方甚寬綏德志扶蘇台一名朔方台則綏德亦屬朔方矣夫朔方一也考史者率多約畧箋註者每至傳訛各史本合而各志分之俾自古在昔有定之地而茫然無定時際承平永久塞垣地形依舊雖覺邊遠地鄙而歷代俱各費經畫當知河套內之朔方稽之因秦漢晉隋唐以迄前明歷代干戈之場得失無定守之不易棄之不能誠以西通靈武東連雁門南近關中邊氛所由前鑿不遠似未可以荒服輕也今試為朔方辨之昔堯都平陽北直今山西之朔平府此虞書之朔方

也周都鎬京北直今懷遠靖邊定邊三縣塞下之地此周詩之朔方也漢晉隋唐皆仍周之舊不過更進而北上下二百里之間耳明一統志以甯夏衛誤為前代之朔方而諸書率從之不知朔方在河套內全勢之西面甯夏在河套外之西而有黃河之隔如山陝之分界然惟今之靈州在河套內之西南即唐肅宗即位於靈武之地唐之朔方仍套內之朔方非今之甯夏府治也至通志以清澗為北魏後周之朔方府志以綏德亦屬朔方似未暇稽諸紀載意涉想像矣試取一書馬譬之周詩城彼朔方又有至於涇陽至於太原向查太原二字有解為今山西之太原者試思山西之太原至涇陽即今之平涼界千七百之遙中間隔有全晉逾河隔有白翟獫狁從何處飛來令人不解攷太原即今之固原與定邊相去纔二百餘里獫狁條由今定邊西界花馬池出口直搗固原而逼涇水之陽地勢相連明明可稽而誤為山西之太原與今之陝西通志榆林

橫山縣志

卷四

四十九

榆林東順齋石印

府志謂清澗綏德為朔方忻州為新興府谷套北為勝州榆林毋乃類是

橫山縣教育局局長李君仙舟哀辭

裴潔忱 河北人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余奉檄權蒙橫山有李君紹膺字仙舟來謁接談之下見其氣象沉穩學識優長始知為邑故紳李公伯良之猶子在北平師範大學肄業五載辦理地方教育成績夙著者因今承乏教育局局長任職以後對於教育事業積極振理嗣以學款奇窮成效難覩頗生不快之感復以橫山連年荒旱民不聊生而上峯征派各款日益增鉅嘗語余及各紳計議曰橫山已陷於萬劫不復之中盍一設法減輕人民痛苦乎余應以時勢艱危軍民交困只好兼籌並顧徐求補救辦法各紳亦均勢處兩難束手無策李君痛縣官之誅求無已而人民呼籲無門也每懷厭世之心余及同人時慰解之意其雖抱消極主義當不至見諸事實也詎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竟在教育局仰藥自盡身邊檢出絕命書數紙係屬余及五區區區長解除災民痛苦並照拂其家庭者蓋李君暨齡失恃未冠失怙胞兄紹白為國民二軍營長復於民國十五年任河北省戰役迄今馬革未還孤姪尚幼難望成立仙舟已二十七歲膝下猶虛堂弟紹綱紹廣亦均少不更事兼以老成凋謝家道凌夷故仙舟慨時艱之孔亟嘆內顧之多憂百感交縈憤而自殺其愚不可及其情洵可憫矣余忝宰一邑不能為民衆謀救濟蹇及寅僚焉勝慚沮惟有掛冠解組敬謝橫山之父老昆弟而已謹具哀辭畧表仙舟熱忱並抒余悲感

辭曰

仲夏之月余蒞是邦君來投謁促膝傾談相見恨晚訂交忘年俾長教育共事

橫山縣志

卷四

五十

林榆 東順齋石印

一堂志同道合情誼翕然時勢紛紜干戈未已籌餉增兵靡所底止全國騷然大抵如此雖有智者無能為吳橫山一帶一片荒涼連年飢饉戶鮮蓋藏我官斯土適值難關催科有責撫字無方牽羅補屋午夜徬徨起視四境淚下千行惟我仙舟堪稱知己言念災黎神傷髮指呼籲無靈繼之以死殺身成仁孰與倫比嗚呼仙舟我悲後死論君丰度灑灑英年論君品學泰斗銀川幹家棟國期望方長曷圖一旦遽返道山臨終之筆慷慨激昂晨鐘暮鼓其聲琅琅懦夫立志頑者知廉愧余無狀匏繫微官迷途未遠僂飛知還招魂今日掛劍何年英靈不泯鑒我衷腸

橫山縣志書後

橫山秦之邊徼也由漢洎明播遷靡常有清定鼎始稱治安故漢之固陰魏之巖綠隋之德靜唐之朔方等縣皆曇花一現文獻無徵清之懷遠縣志一續而再續也今雖更名橫山其實避重複無他故舉凡官師教令賦役疆域莫不一仍舊貫謹按橫山縣志蘇公燮堂之草創也閱八十餘年何公保如起而潤色之迄今屈指又八十年有零矣而時移世異事變迴殊可志者不一而足倘踵事增華繼起無人非特蘇何二公之手澤德澤湮沒弗彰即吾鄉之達人哲士亦將與草木同腐不先不後有李仁山之購志劉治堂之倡修曹端卿之手筆及哲嗣穎生之克承先志俾蕞爾邑乘竟超通都大邑而早觀厥成蓋因緣會遇天時人事之巧合真莫可思議今而後典章法度燦然大備官紳士庶有所取資易塞垣為鄒魯改畜牧為絃歌定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惟願聲教所訖華

橫山縣志

卷四

五十一

榆林東順齋石印

夷周間漢族蒙民胥泯猜疑樂群進化同歌堯天舜日永享共和之幸福也則幸甚

中華民國十九年中元節前清拔貢朝政二等四川按察使司經歷王慶雲敬題

橫山縣志書後

邑之有志猶歷代之有史也由郡縣而省以至於國政教有所存禮俗有所規而治亂安危之消長亦有所稽君子於是乎以之懷古而徵今而開來也古者以脩史之難無過於志而作志之難厥為地理良以山河形勢之遭遼關隘要若之沿革攷據必須精確紀載尤貴明晰使後之讀者鑑於歷史或因於地理則觀感勤奮借鏡於是者信不誣矣夫橫山乃今邊塞之荒邑耳然吾人讀史知其地當鎬京直北千餘里即周處獫狁之所晉末赫連竊據築城統萬夷禍戎首實濫觴於此北魏夷城為鎮昇之宇文周始有夏州其後拓拔思恭立功唐室子孫李彝興輩執掌軍符代守斯土由來已久延及宋初繼捧內附繼遷畏罪北奔號召羶族漸形成尾大不掉惜乎宋之君臣縻羈懷柔罔顧遠畧從呂蒙正墮毀夏州徙民銀綬之議勞民弛邊耗折國力豈知僅毀一城而疏防

橫山縣志

卷四

五十二

榆林東順齋石印

範則天下之類是者將十百而伺其後也馴至元昊抗命束髮稱帝用兵二十年中國臣民無能折其強者加以遼夏同盟表裏為奸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外患岌岌殆不可安夫夏州介在沙漠其形勢非有峭函之固百二之險也徒以地接朔方南臨鄜延左扼麟府之阻右仗興靈之富踞高屋建瓴進取退守之勢夏人東出則無定川為戰場矣退則鄜延更為重鎮矣而且境界毗連偵騎迭至朝議甫寢而敵之先鋒已壓境上俾經畧相公之十萬貔貅每輕易致侮推厥禍始殆由朝廷用人不專猜疑多端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非然者以仲淹之賢明猶謫降時聞種諤之智勇恒至驚懼失措無惑乎浸假而棄銀守綏浸假而割管易市其間靈州之役永樂之敗官軍熟羌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損失不計因之關右震動朝廷痛悼民憊財窮於是極矣或曰夏人世受宋恩篋篋遣使史不絕書其柔順究不可泯然論者以夏雖受封於宋而詔誓

之答要皆出於一時之言未嘗有恭順之實也似此則宋之於夏于戈征討已非一事豈宋之兵力果不足以禦之耶亦曰強鄰環伺金遼內犯二百年來處敵國外患之秋而懷柔致遠卒不免為人所乘悲夫是則橫山縣志雖小而揆之過去則有重大之關係焉是志為先君子手輯幾閱寒暑聰不敏勉承先志率爾操觚茲值付剞故誌數言聊當山樵話舊云爾

中華民國十九年全月署理神木縣縣長曹思聰頴甫謹識



